

人居环境科学中的“区域综合研究”*

杨宇振

(清华大学 建筑学院, 北京 100084)

摘要: 区域视野的“综合研究”是历史学、地理学、人居环境科学等近年来共同的研究热点。罗列、统全以及缺乏论证的主观推测是当前该类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文中从研究方法更新和学科融贯上探讨了其发展可能前景,指出“优先加强和地理学的联系”是人居环境科学区域综合研究的关键,也是强化“技术发展”与“人文关怀”纽带的可能途径。

关键词: 区域; 综合研究; 人居环境科学; 地理学; 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 TU984.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329(2005)03-0005-04

Region Study on Sciences of Human Settlements in China

YANG Yu-zhen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al & Urban Studi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P. R. China)

Abstract: By review of region study in recent development of history science, geography and Sciences of Human Settlement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material collecting without interrelated analyzing as well as focusing on main question and assumption without enough argumentation are main problems in this field now. The method renovation & combination with related subjects are discussed,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strengthen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with Geography is a key issue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region study in Sciences of Human Settlements and possible approach to "technical development" and "humanity concern".

Keywords: region;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Sciences of Human Settlements; geography; method of study

“区域”是人居环境科学中重要的一个学术空间尺度。“区域”代表了一定的空间范围,区位关系以及历史的过程。“地方(区域)是研究过程与现象之间复杂关系的天然实验室,……地方(区域)的综合研究试图了解不同过程和现象是如何在各区域和地点间相互作用的,包括了解这些相互作用是如何赋予地方以独特性质的”。

古时的学者早已意识到区域的差异。《禹贡》中的“九州”、“五服”的概念体现了初始的以中原为核心的自然、政治区划概念。《礼记》中“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也是对区域自然与人文差别的认识。但是由于中华文化几千年来强调的“大一统”观念,区域的差异更多地体现在出于政治需求的行政区划中;甚至包括文化的起源,也渐渐归一于“中原起源说”。这种正统史观,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才受到包括梁启超、顾颉刚、林惠祥、蒙文通、吕思勉、苏秉琦、费孝通等学者的置疑。近年来通过对民族渊源、史料考证、考古挖掘等研究,多向论证了区域的差异和民族与文明的多元起源。

“区域”研究正成为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人居环境科学等多学科的学术热点,尽管它们指向的“区域”概念、范围与探求的问题不尽相同。历史学与考古学更倾向于对区域分布、区域史前文化或历史文化特征及其形成的研究,为地理学和人居环境科学夯筑一个坚实的平台——这个平台有助于将今天的研究、实践与过去的文化联系在一起,而这恰恰是当前地理学和人居环境科学在面对和处理实际问

* 收稿日期:2005-01-20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基金资助项目(2003034149)

作者简介:杨宇振(1973-),男,福建漳州人,博士后,主要从事建筑与城市研究。

题时需要给予重新审视的。

地理学与人居环境科学更多是解决当前现实世界中各种纷繁复杂问题的研究。国内该领域的“区域”问题是伴随着经济体制转变、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城市的集聚与扩散而逐步产生的。这些问题在中国沿海发达地区日趋显现出来。“区域协调发展”是研究的核心内容。近年来“区域发展”的课题一直是国家和地方重点资助项目,如吴良镛先生主持的《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建筑环境的保护与发展》、《滇西北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规划研究》是对于“区域”人居环境发展的研究和规划实践;胡序威、周一星、顾朝林等主持的《中国沿海城镇密集地区空间集聚与扩散研究》对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塘、辽中南地区的密集城镇空间结构进行了研究。

随着学科的发展,区域视野的综合研究是必然的趋势。“区域综合”在研究的深度,广度以及方法上都和传统的静态研究有所区别。这是与各门类学科,各研究课题的深入发展紧密相连的。研究内容的重叠覆盖、研究结果的相互借鉴、研究方法的借用以及对某一问题的多学科论证都是“区域综合研究”中的必然现象。事物和现象的出现与发展是一种复杂的非线性过程,单一学科的视角通常较难于把握这种复杂关系(见表1)。

表1 区域综合研究的动态过程

从“简单”走向“复杂”的过程,从静态研究走向“比较的”“关联的”动态研究的过程					
现象的描述	过程的剖析	问题的综合	区域的综合	区域间的比较、关联	更高层次的区域综合
是有什么的探究	是为什么的探究	是如何的探究	是对各种问题的综合思考	“流”的形成及对区域的影响	尺度间的相互依赖、关联研究
侧重于本学科理论框架内的研究			侧重于多学科,交叉学科的融贯		

1 问题与难点

1.1 罗列

“罗列”材料是区域综合研究最可能掉入的陷阱。如表1所列,区域综合研究是基于现象描述、过程剖析以及问题综合的基础之上。由于强调“综合”,必须寻找区域发展过程中与研究相关的素材,对这些繁杂素材进行取舍、分析、归类,之后用于论证。然而在当前的许多研究中,从“现象的描述”到“原因的解析”之间的纽带通常显得较为薄弱,从而所得到的成果也就不那么令人信服。大量的工作在材料的罗列收集上,缺乏多维的“因果思辨”是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仅有土豆和牛肉,缺乏烹饪技术是尝不到“土豆牛肉”的。

1.2 统全

由于研究者希望更全面地解释区域发展中的过程与现象,渴望面面俱到,从而走向了“统全”。从多学科,多维视角来分析、综合、论证问题本来是区域综合研究的主要方法,也就是吴良镛先生提出的“融贯的综合方法”。但由于事物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过程,任何企图穷及所有材料的努力很容易“歧路亡羊”。抓住问题的关键,以“问题为导向”是解决“统全”问题的主要途径。

1.3 主观推测或缺乏论证

利用、结合相关学科的成果是区域综合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其中存在一个如何相互“取长补短”,从而又能够“为我所用”的矛盾。主观推测或只根据某一相关学科的成果,缺乏本学科的论证工作是其间的主要问题。以“建筑文化区划”为例。建筑文化区划通常依据地理学的自然综合区划,人文区划以及语言区划等,这些成果无疑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研究背景,但由于建筑文化自身的特殊性,并不能完全以它们来替代建筑文化的区划,还需通过调研、资料收集分析、以及文化的界临与互动等方面进一步论证。这种缺乏论证的主观推测当前具有一定趋势。

2 工具与研究方法

“区域综合研究”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必须有所突破:面对区域复杂问题时,在纵向上重新审视本学科研究方法调整的同时,寻找如何与相关学科的横向结合。以建筑、规划、地景为核心的融贯综合是人

居环境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而善于运用相关学科的技术方法(如统计学、地图学、类型学等),往往是研究从定性走向结合定量的关键手段。

E·拉兹洛在《用系统论的观点看世界》一文中谈到:“专业化带来了一个困难。这种知识形式的发展趋势是在各自的范围内造成一种天然的屏障……这种专业屏障造成了不幸的后果。我们的知识是在相对孤立的情况下向纵深发展,而不是一面纵深发展,一面又横向沟通。我们正在得到的不是一副紧密相连的完整画面,而是许多碎片——细部异常清晰,整体却支离破碎”。过细的专业设置导致有“专才”而缺乏“通才”是当前的一大问题。因此研究人员的组成结构是影响区域综合研究的关键因素。在当前情况下,“合理配置与课题紧密相关的各种学科的人员”是综合研究取得成果的必需步骤。

毫无疑问地,随着各学科研究广度和深度的扩展,“融贯综合”必将成为主要的研究方法之一。各学科研究领域的重叠、研究观点的分歧、研究方法的差异都有助于推进对某一问题的本质追问,推进学术研究和理论实践走向新的高地。“综合……这种方法试图超越传统上各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分离的边界,借以对选定对象进行广泛分析。这样的研究不仅受益于借用其他学科常常用以单独处理某个问题的一种分析思想,而且受益于对不同学科研究同一现象的各种方法的反义与矛盾的彻底研究。”

这种“综合”的方法在些相关学科方面已经蔚然成风,而且成为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以浩大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为例。工程的参与人员来自各个不同的部门,涉及了考古学、天文学、历史学、地理学、年代学等方面的内容,研究的方式更是覆盖了从实地调研、古文献考据到计算机模拟等诸多方面。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本身就是一位融贯多学科内容的学识渊博的大学者。就个人的探索来看,童恩正先生的“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一文是篇范例。文中他充分应用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引用了相关考古物证的关联性,一方面从这条传播带两侧不同的地理空间、气候特征、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历史发展过程等方面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这条从东北至西南的文化传播带。这种自如地综合应用多学科内容的成果是“跨溪结屋更清奇”的结果。施坚雅教授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的中文版序言中这么写到:“必须承认,就人类学这一学科而言,我有点像一个离经叛道者……我的经历也许清楚地反应了近来西方学术界重视跨学科研究的趋向……一言以蔽之,学术研究已跨过了学科间的界限,尽管无论中西,专业结构总是起着强化学科界限的作用。”

对以建筑、地景、规划为核心的建筑学研究来说,相关学科的许多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都可以“为我所用”。比如对于城市的研究,城镇空间布局、人口密度、产业结构、运输方式等因素的变化和互动往往不是当前规划专业所重视的,却往往是历史地理或社会史学的强项。住屋研究中,建筑学关心的是房屋结构、构造、形式、布局等,人类学则关心其家庭规模、婚姻制度、房屋形式与生产方式、地理空间之间的关系等。而类型学、统计学、符号学等一些技术方法也正日趋体现其重要性来。

在建筑学领域,这种综合多学科内容的“地方研究”也日益显出其迫切性、重要性和取得丰硕成果可能性。除了滇西北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规划研究、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建筑环境的保护与发展等有显著成果的实践个案外,吴良镛先生在《江南建筑文化与地区建筑学》一文中呼吁,“如果能进一步弄清不同地区建筑文化的渊源,和各地区建筑文化发展的内在的,而非臆造的规律,比较它们相互之间的差异,研究其空间格局,这将不仅大大深化我们对中国建筑发展的整体认识,并进一步阐明其个性所在,加深对整体个性的理解,且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建筑的区域特色,从而培育具有地方特色的建筑学派,各逞风流,使中国建筑创作真正地实现和而不同,同中有异的繁盛局面”。

陈志华教授在“澜溪江中游乡土建筑”课题研究中提出以“生活圈”为单元,动态地研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引起村落和房屋的变化,对一个地区的建筑类型、型制、构造方法、风格和聚落形态等与其他区域进行比较研究。借助民族学、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陆元鼎教授、余英、潘安、戴志坚、刘定坤等以“民系”为核心,对中国东南建筑区系(越海系、闽海系、湘赣系、客家系、广府系)进行论述,取得了民居研究一定的突破。郭湖生教授在《东方建筑研究》序言中谈到:“对中国建筑的研究总体而言虽粗具规模,但浅尝辄止,不求甚解,乃至以讹传讹的情况尚多。许多问题至今若明若暗,似是而非。除了继续深

人之外,另辟途径也是必要的。”⁵ 在他指导的学生中,课题的选定是颇具意味的。大的如杨昌鸣之《东南亚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建筑文化探析》,张十庆之《中日古代建筑大木技术的源流与变迁》等跨空间的比较研究,小到李滨的传统木工工具对于古代建筑技术的影响等。在吴良镛先生的指导下,方科的博士论文从城市规划专业角度,讨论北京旧城居住区的保护与发展问题,以调查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运用专业理论与设计方法,融合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生态学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综观性的研究。

以上的例举仅仅是冰山的一角,但这也说明了区域融贯综合的研究方法正日益成为当今学术研究和理论实践的趋势。但是,要做到“融贯综合”并不容易,很可能落入上述的诸多陷阱。这一方面需要基于本学科深厚的传统基石之上,另一方面,还需要不断的扩展知识层面,敏锐地把握住与本学科相关的内容,为我所用,避免“歧路亡羊”。这在社会分工日趋繁复,知识体系日趋庞大多样的今天实在不是一件易事。“专业人员在专业训练和拓宽知识面之间不能偏废,建筑包含着如此多的元素、如此多的技术以及如此不同的问题,以至于我们不可能掌握所有必要的知识。真正需要的是结合不同的元素和学科的能力。……他们能够把不同的因素联系起来并保持非专业化的综合能力”。

3 优先结合地理学科

“地方尺度”的综合研究必须有以核心学科为“磁极”的多学科知识背景,以及综合运用这些知识的能力——其中的关键在于“教育”。各“地方”有不同的历史文化过程和有差异的现实问题,用普遍的、多维的知识处理地方特殊的问题可能是高校教育应该给予重新认识的。这理应是改变当前很多情况下“用一付药方去医治大部分人”状况的开始。而如何在有限的教学课时里,调整、更新原有的知识架构,趋向以建筑、地景、规划为核心的多学科综合应该是未来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加强建筑学教育中的人文内容的比例、深度及人文学科与技术学科的关联内容。

其中,地理学和人居环境科学有着许多的重叠研究领域,面临着许多相似的问题,在研究方法上也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地方。“地理学家和利用地理学知识和视角的人,是在从环境变化到社会矛盾的广泛范围内进行有价值的研究和教学。这些活动的价值源自地理学对地球表面演化的特征与组织的研究,对空间中自然和人文现象相互作用造成不同的地方和区域的方式的研究,以及对那些地方和区域对各种自然与人文事件和过程所产生的影响的研究。”——这无疑也是人居环境科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在许多领域得到重视和应用。在纷繁的学科研究前沿,如城乡规划,区域经济学、社会学、流行病学、人类学、生态学、环境科学、保育生态学和国际关系等领域,都广泛地应用地理学的视角,应用空间与尺度等地理学概念。”在由美国国家研究地学、环境与资源委员会地球科学与资源局重新发现地理学委员会共同编撰的《重新发现地理学——与科学和社会的新关联》一书中对美国近30年来的地理学发展进行了综合评估,指出地理学的视角和工具是如何越来越多被教育家、商业界、研究人员以及决策者所利用,来处理广泛的科学问题和社会问题。文中提出“经济健康、环境退化、民族矛盾、医疗卫生、全球气候变化、教育”等是地理学研究的关键问题,而这些问题事实上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人居环境科学的发展方向。

由于学科的特性,地理学还具有一项重要的也是当前急需的功能。钱学森先生认为“地理学是自然科学通向社会科学的桥梁”。在当前技术发展与人文关怀联系缺失的普遍状况下,这种“桥梁”的作用日趋显示出其重要性来。人居环境科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群在地球表面活动的学科,其核心是“人”与“居”,其关键是“建造”(技术)与“如何建造”“建造影响”(人文)的研究。如何有效地在人居环境科学中将“技术”与“人文”结合起来,地理学可以是一面明亮的镜子,也是可能的途径。

在学科的设置上,随着研究的深入,地理学衍化出许多的较为成熟的分支(二级学科),如经济地理、人文地理、历史地理、城市地理等代表了地理学向不同方面的扩展。它们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对于

模糊空间就是实现这种目标的基本手段。古人同时兼具建筑实用主义,佛堂夜晚需要保护,僧人内部使用时也许在封闭空间中更符合要求;加之常需阻风避雨,此时数门不同的闭合方法即可满足要求。这样,传统的“门”就不单是交通及管理装置,同时也是一个空间性质转换器。

2 结语

模糊空间使传统建筑中人与自然的距离拉近,令使用空间与自然中的阳光、风雨等要素融合。中国传统观念认为自然是一个大系统,居住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传统思想中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不是相对立而是和谐相处。虽然这一论点早已被专家学者无数次提及,但目前国内众多建筑却很少做得象我们祖先那样使空间与自然的融合达到极致。从更大的环境上看,也许是对物质的追求使人们不再敬畏自然;也许是我们的生活变化太快加之环境污染,体质下降而又离不开空调,生活的压力使我们无法做到宁静至远。但是,人与环境必需和谐共存已是全球共识,中国现代建筑在西化多年后,总需回归自身。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重新认识和研究传统建筑中的模糊空间,对我们当今建筑创作是十分有益的。

参考文献:

- [1] 李国豪. 中国土木建筑百科全书(建筑卷)[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
- [2] 郑时龄,薛密. 黑川纪章[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7.
- [3] 侯幼彬,李婉贞. 中国古代建筑历史图说[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 [4] 汪双武. 中国皖南古村落宏村[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

(上接第8页)

人居环境科学也有可借鉴之处。另外如上文提到的,借助理学不同尺度的综合区划,人文区划、语言区划等成果是研究人居环境“区域”问题的重要辅助手段。研究方法上,地理学的空间统计学,地图学,地理信息系统、地理可视化等都是人居环境科学可以借用的主要方法。

参考文献:

- [1] 美国国家研究地学、环境与资源委员会地球科学与资源局重新发现地理学委员会. 重新发现地理学与科学和社会的新关联[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
- [2] 郑也夫. 代价论——一个社会学的新视角[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 [3] 施坚雅. 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M]. 北京:中华书局,2002.
- [4] 郭湖生. 东方建筑研究(序)[M].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
- [5] 肯尼斯·弗兰普敦. 千年七题:一个不适时的宣言[J]. 建筑学报,1999,(8):11-16.